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帝紀第二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世說言語篇注魏書曰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

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曰大將軍武陽侯臣師三國志攷證二日司馬師也景帝本紀初封長平鄉侯嘉平四年遷大將軍不數進封武陽侯當據此奏補之是年三月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則巳有三萬一千戶非鄉侯可知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廿二史攷異十八日按宣景文三帝之卒紀皆書崩用陳承祚魏志之例也此薨字乃後人所改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書鈔五十九王隱晉書曰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上初總萬機正身平法朝政肅然諸葛誕毌丘儉羣書拾補曰諸葛誕上脫於是二字通志有案漢書高紀注云曼丘毌丘本一姓語有緩急耳則此當作毌音貫音義却作無音拾補識語曰案古讀毋如模聲近曼短言曰毋長言曰曼如無曼爲牟婁矣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盧毓詳盧欽傳注魏志曹爽傳注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傅嘏虞松參計謀傅嘏詳傅祗傳注魏志鍾會傳注世語曰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又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張悌帖計郎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

時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於顏色會饑察其有憂問
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日
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日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
不敢饕其能王日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
松日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
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日此眞王佐才
也
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鄧張緝預朝議
魏志鍾會
傳注世語日夏侯霸奔蜀蜀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日自
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日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
憂也又陳矯傳日矯薨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
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遷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
軍事薨又司馬朗傳注日覬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
陵公事並見百官名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奏永寧宮有
臣鄧名郎趙鄧也又張既傳子緝注魏略日緝字敬仲
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晉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
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
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
之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
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

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魏志三少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明帝青龍元年滿寵都督揚州諸軍請於合肥縣西北三十里立新城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乃上岸耀兵明年又至新城無功而還諸葛恪圍城亦不克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一作西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

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魏志毋丘儉傳注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帝乃勅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魏志三少帝紀曰秋七月恪退還注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

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又注云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而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

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
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
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遂捕玄緝等皆夷三族魏志

張既傳既爲涼州刺史封西鄉侯薨諡肅侯子緝嗣魏志夏侯玄傳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案嘉平六年甲戌十月改元正元是正二月尚是嘉平六年不應稱正元也當從魏志惟魏志作二月與本書作正月異本書天文志嘉平五年月犯東井距星條亦作正元元年二月是繫於正月者誤也劉寶賢魏志脫寶字又夏侯玄傳注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

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
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
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
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
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
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
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
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向公主父
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
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
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
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
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
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
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倘不從人
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
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
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
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
之耳而不以告也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命請

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伐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規迫隨羕而至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案王羕與本書作王羕欲異惟魏志寵傳注引世語亦作參軍王羕則此注羕字誤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又日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靖一作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戸并前四萬帝讓不

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嫚女德魏志三少帝紀沈嫚作沈漫注引魏書同惟皆在羣臣奏詞之內三國志攷證曰當从女旁賈子道術云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嫚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魏志三少帝紀醜虐作醜謔近作延毁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爲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魏志三少帝紀注引

魏書作濟淸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
是從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作亦唯公命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
之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作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乃與羣公卿士
共奏太后曰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曰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寍宮曰守尙書令太尉長社侯臣
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
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
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
尉定陵侯臣繁鐺鏶鐖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
臣褒鏶永寍衛尉臣禎永寍太僕臣閣大長秋臣
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會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
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
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
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
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
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
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尙

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
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
鈐博士臣範臣
峻等稽首言

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

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此句下有三祖勳烈光被六合二語

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作皇帝郎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

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書曰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尙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

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

諫帝帝弗一作勿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

帝怒復以彈彈熙每交書入帝不省覲太后令帝在式

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書曰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數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達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遣合陽君喪賺獄[illegible]梅[illegible][illegible]部惕[illegible]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我使暴室

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閒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曰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曰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誹令黃門咎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上更共詔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恭孝彌積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

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

魏志三少帝紀曰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於齊以避皇位注魏書曰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於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

魏志三少帝紀注魏略曰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

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寍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魏志三少帝紀曰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水經清水注曰焦泉發於天門之左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是四川在重門城西注云重門城昔齊王芳爲司馬師廢之宮於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於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御覽九十四引魏志作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門宋本有之字今本譌脫陳仁錫以重門制度四字爲一句蓋不知地名而誤以爲宮室之制度也[illegible]案石勒載記云劉粲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可證重門之爲地名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淸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矣

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魏志三少帝紀注魏略曰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魏書曰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於元城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曰三國志三少帝紀稱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其下備

述公之辭讓有禮又云卽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明言高貴之爲令主而景帝紀則言帝本欲立彭城王據太后不聽乃迎高貴高貴受璽惰舉趾高帝心憂之其下又備載帝訓高貴之言浮辭譎語皆當時司馬之黨如王沈輩者醜誣妄造其後孫盛王隱朱鳳之流傳播穢言以爲信史承祚身仕晉武之世羈旅孤危其時典午方隆王沈諸黨逆之徒咸據高位其書盛行乃悉歸刋削絕不顧忌此所以爲良史也裴世期注偏採異說而於高貴紀中未有晉書所稱一字彭城王據傳亦不注司馬師本欲迎立之言蓋晉人多誣世所共悉而高貴賢明好學見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唐修晉書何嫌何疑而舍承祚之直筆拾王沈之奸唾滿紙醜言自成穢史許敬宗輩眞犬彘也

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愼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

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
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
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
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莅政不迪率典
公履義執忠以寍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摧寇虐
外靜姦宄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外摧寇虐內靜姦宄日昃憂勤劬勞夙夜
德聲光于上下勳烈施於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
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
邦公旦之綏寍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
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文選爲鄭沖勸晉王

服注王隱晉書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三國志攷證二日魏朝惟曹眞於黃初三年假節鉞曹爽於景初三年假節鉞節鉞者節傳斧鉞也曹休為征東大將軍得假黃鉞凡節將有三一使持節一持節一假節沈約云使持節得殺二千石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至假黃鉞則可以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覩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漢書古今人表綠圖顓頊師柏招帝嚳師逮至周成旦望作輔

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殿端初政宜崇玄樸並敬納焉十一月有白氣經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

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尙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羣書拾補日王肅上諸本脫惟字通志有魏志傅嘏傳注漢晉春秋日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日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鬭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日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魏志三少帝紀作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三國志攷證二引吳鳴鈞日正月乙丑儉欽反戊戌司馬景王征之癸未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甲辰斬儉二月丁巳司馬文王爲大將軍日月與晉書景帝本紀多不合當以魏志爲正惟戊戌在癸未後今在癸未前知非戊戌讀史舉正日魏志儉欽反在正月乙丑戊午在乙丑前七日又距甲申二十六日洛陽去淮南不遠且云倍道安得許久疑戊午當爲戊寅志作戊戌亦非通鑑不書乙丑而甲申屬

閏正月當以長歷推而知之晉書校文一曰魏志景王出討儉欽在正月戊戌與此先後互異攷魏志是年閏正月而此紀置閏在二月故下所紀事與魏志日月都不合不僅此一事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曰濦水在商水縣北亦曰大濦水自郾縣流入境至縣東二十里而合濦水上有濦橋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鬭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

風向壽春魏志毌丘儉傳作從安風津擬壽春水經淮水注曰淮水又東爲安風津注云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御覽三百五十七王隱晉書曰毌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於城下案王書言欽銜枚襲艾與本紀作景帝潛軍銜枚異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

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琳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魏志三少帝紀閏月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毌邱儉傳曰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三國志攷證二日不書張屬亦紀載之疏案魏志斬儉事在閏月此作二月魏志進字爲衍文）欽遂奔吳（魏志毌丘儉傳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注云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陽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無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愚懷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居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又引魏書曰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丘儉往乃陰與淮南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

淮南平

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魏志毋丘儉傳

注魏末傳曰殷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敵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

軍聽遣大目單車往乘大馬被鎧胄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 魏志三少帝紀作閏月壬子王懋竑讀書記疑七日文帝紀毋邱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上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三國志傅嘏傳毋邱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鍾會傳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

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嘏輔政傳嘏傳注郭頒世語云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按魏志與晉書不合魏志但言司馬文王為大將軍後繼無留鎮洛陽及省疾景王至許昌之事又景殁後文王總統諸軍非疾篤時景王命之也以世語考之魏志近是蓋景王卒於倉卒乃以諸軍授嘏非朝政也嘏以尚書僕射從征名位與景王相亞非賈充鍾會之比故以諸軍授之嘏知不可故祕喪而召文王授之以軍卒與俱還世語召文王句絕蓋於許昌領公軍非召之於許昌也通鑑從晉書而考異不著魏志世語之異同此未可曉賈充以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景王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見賈充傳充所監者王基胡遵鄧艾等軍[illegible]以為大將軍輔政此事史[illegible]嘏傳嘏以尚書僕射與景王俱東征[illegible]史舉正曰魏志閏正月儉欽敗帝崩皆在是月此紀作閏二月未知孰是

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剋定禍亂之功重之

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爲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羣書拾補曰邑上脫食字志有謚曰武公廿二史攷異十八日按仲達子元皆封舞陽侯而謚云武公者以官三公故也宣帝謚曰文貞貞亦嘗爲公之謚矣禮志稱文侯武侯則以爵稱之文帝表讓曰臣亾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亾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祇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爲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寰宇記四日晉景帝陵在河清

縣南三十里高六丈四尺文選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注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北景帝峻平陵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曰興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亦曰興勢阪山形如盆外甚險中有大谷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卧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

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

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案此事在魏嘉平六年其時文王鎮許昌故稱安東將軍迨徵還擊維進安西將軍本紀與世語互有詳略

持節屯關中為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絕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

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鎭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魏志三少帝紀嘉平四年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注漢晉春秋曰毌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惟削文王爵而已三國志裴注述二日案王肅賈逵桓階王昶諸葛誕孫皓諸葛恪等傳[illegible]又王脩傳及注引王隱晉書傳報傳及注引司馬彪戰略[illegible][illegible]毌丘儉傳注及儉欽等表並作東關吳主韓當丁奉呂據朱異等傳及孫峻傳注引吳書並作東興據孫亮諸葛恪傳及本紀注引漢晉春秋是役實以築東興隄起釁似作東興爲是但作東關亦未必盡誤疑此地本有二名也[illegible]水經沔水注曰魏遣司馬昭督鎭東諸葛誕率衆攻東關三城水經注釋二十九日一清案吳書諸葛恪傳云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魏命大將

胡遵諸葛誕等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三嗣主傳云全端守西城留略守東城通鑑陳大建五年遣兵明徹等北伐別將任眾軍於東關克齊東西二城廄祖禹日卽諸葛恪所築此云三城案朱然傳云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大塢卽濡須塢三關卽東興關也是東興本有三城其後元遜更分築兩城耳三字亦非誤也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日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文選為鄭沖勸晉王牋注王隱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尙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羣書拾補曰軍上脫六字志有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輔政劒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周家祿校勘記曰照宣景二帝紀甘露元年上宜冠魏字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

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魏志三少帝紀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讀史舉正曰魏志賜袞冕赤舄在四月餘並在八月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魏志三少帝紀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案庚午與庚申必有一誤加號大都督魏志作八月此紀上文正月加大都督六月又云進號大都督文既疊出且與魏志歧異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魏志諸葛誕傳注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啟文王誕再任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耶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志三少帝紀五月乙

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諸葛誕傳
往魏末傳曰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
兵皆賜酒令醉謂眾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
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
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
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
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
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
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
臣位無狀日八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
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卽日斬首函頭
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
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更咽斷絕不知所
如乞朝廷察臣至誠案三少帝紀作五月乙亥與本紀
作五月辛未相去僅四日必當時紀載之異惟誕自上
表言以六月六日討綝與史文又異然魏末傳全錄表
文較爲可信琳亦綝之譌文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御覽四百六十四語林曰
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
爲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

己世語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靚琅邪人司空誕少子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案魏志三少帝紀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此在秋七月徵有歧異又正元二年注引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

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以後始有此行也三國志裴注述一日案本紀及王基諸葛誕鍾會等傳又賈逵傳注引魏略皆言車駕至項乃因征諸葛誕非因征毌丘儉也世語所記蓋誤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魏志張琰傳注文士傳日楨字元幹盧江人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魏志鍾會傳日全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竝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石苞傳作黎水水經肥水注日芍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illegible]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黎漿即此水也讀史[illegible]輿紀要二十一日都陸城在安豐縣南晉書地道記[illegible]

陸在黎漿南又曰黎漿亭在壽州東南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羣書拾補曰愈下脫爲字志有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

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魏志鍾會傳云吳大將軍全琮孫權之婚姻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

自歸文王案如鍾會傳所言憚爲琮子靜爲琮孫端嗣諱爲琮從子案此紀云端兄子禕及儀儀兄靜是憚與端嗣諱四人爲從兄弟靜禕儀爲兄弟而文云靜兄弟五人誤是以靜與憚端嗣諱爲同輩矣當作靜等五人方合輝卽本紀之禕惟云留建業與本紀言在壽春異

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魏志諸葛誕傳注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御覽三百三十六王隱晉書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慕日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簿櫓以爲攻具

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

魏志諸葛誕傳曰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鴦虎單走踰城出毌丘儉傳注魏氏春秋日欽中子淑小名鴦年尚幼勇力絕人御覽二百七十五干寶晉

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鴦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魏志三少帝紀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魏志諸葛誕傳注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文選爲鄭沖勸晉王牋注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圍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御覽三百七十六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鴦虎先入殺誕噉其肝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部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廩其餧疾或言吳兵必不爲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

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文選爲鄭沖勸晉王牋注臧榮緒晉書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其辭魏志三少帝紀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徐紹楨三國志質疑曰按文帝踐阼即改相國爲司徒事見文紀然則漢之相國即魏之司徒也此命司馬氏爲相國蓋是時復設而其秩則視司徒爲重矣案文選注引臧書作十郡蓋統後增之二郡而言也於是增邑萬戸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隨才敘用

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鎭新野州泰鎭襄

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魏志三少帝紀甘露五年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天子旣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宂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

願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日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踊張倣樹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魏氏春秋日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卻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世語日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夏侯玄傳注世語日經字彥偉洛陽伽藍記一日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陵雲臺郎是魏文帝所築者世說巧藝篇注洛陽宮殿書日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類聚六十二楊龍驤洛陽記日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御覽一百七十八述征記日陵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迥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上之秀極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陵雲臺在故金墉城之西沈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

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

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王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魏氏春秋曰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中意世說賢媛篇注曰按傳暢干實所記篠梃劉稽獵玆纘敬襍晉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柔經果申意則得禍必輕世語所云殆沈業之徒脩詞以厚誣忠烈郭頒無識肇之於書非實錄也

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

魏志三少帝紀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注漢晉春秋曰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成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於師時暴雨雷霆晦冥

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

魏志陳泰傳注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

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魏志三少帝紀庶人禮作民禮又曰太傅乎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注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壍澗之賓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眾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三國志裴注遠曰注引漢晉春秋裴氏斥之亦貝是蓋司馬昭方欲掩飾天下耳目其葬以王禮本自無疑若如習氏說則益彰其過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魏志三少帝紀曰皇太后令曰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繫及家屬皆詣廷尉又夏侯玄傳注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庚寅帝奏曰魏志三少帝紀作戊

申大將軍文王上言案魏志戊申所奏乃是此文庚寅
則奏葬高貴鄉公迎立常道鄉公此紀誤以戊申爲庚
寅也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魏志三少帝紀
作卒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臣懼兵刃相接魏志三少帝紀無臣字即勑
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
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魏志三少帝紀作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
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
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
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魏志三少帝紀元輔作大
任義在安國魏志三少帝紀義在安國下有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
因語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魏志三少帝紀

妄遜作以致大變哀恒痛恨五內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魏志三少帝紀作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晉書校文一曰文帝借濟以掩人耳目非眞討賊也魏志言收濟家屬付廷尉正罪與此言夷族皆空文欺世荀勖傳有令成倅刑止其身語乃當時實錄可證紀文之誣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六月改元景元天子進帝爲相國封晉公增十郡魏志三少帝紀曰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三國志攷證二曰此增二郡則司州之宏農雍州之馮翊皆晉故壤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蕭愼以書詣鎭東將軍石苞僞降求迎帝知

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為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本書四夷傳作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洛陽伽藍記一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眾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

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劉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一作境羣書拾補日郡非當作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以喻之（魏志鄧艾傳注世語日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

蜀志姜維傳曰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水經羌水注曰昔姜維之寇隴右也聞鍾會入漢中引還卯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孔函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北道渡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水經往釋三十二曰按是時姜維由沓中赴難非有事於隴右也諸葛緒塞橋頭維乃由北道入示將斷其後緒遂退還維反軍渡橋頭入劍閣非緒邀之於北道也元和郡縣圖志二曰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

守王頎攻維營魏志毌丘儉傳注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隴西太守牽弘

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

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部一作步將易愷攻蔣斌於

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蜀志姜維傳曰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鬬而死注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姜維

聞之引還王頎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

劍閣鍾會攻之蜀志姜維傳曰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曰大劍山亦曰梁山在普安縣北四十九里初姜維自沓中爲鄧艾所摧與張

巽董厥合還保劍門以拒鍾會卽此也又曰鍾會故壘一名董闕遠戍在普安縣東北五十三里亦名空冢戍晉鍾會軍至此既度劍閣居死地遂掘冢決爲死戰既無所埋故曰空冢又曰大劍鎮在普安縣東四十八里本姜維拒鍾會壘也開遠戍東十一里

在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羣書拾補曰侯當作將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於訓蠢者姦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隳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寍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

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啟鯨鯢竄迹孫壹搆隙自相疑阻幽鑒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蜂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案上文云諸葛誕滔天作逆云云讀史舉正曰案助誕乃全端等時琮亡久矣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吳

之儔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恥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羣后啟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遜深履沖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

九野康乂者旹叟荷崇養之德䌛寡蒙矜䘏之施仁風興
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
貪悍世為寇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
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洊
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
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
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
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
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
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

勳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啟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羣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

陘東至於壺口西踰於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卽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竝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
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
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
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
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
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愼
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
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維誅殛是用錫
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
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讀史舉正曰案魏志沖時已爲司徒）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秕

政人無詬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
望風震服羌戎來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
闔閭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宇內康寍苛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
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
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
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
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
天下遐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
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登箕山而揖許

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絶險至江由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二曰鄧艾故城在出水縣東七里魏景元四年鄧艾伐蜀上言今敵既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破之必矣遂自陰平道伐蜀蓋此時所築城也又三十三曰魏景元元年臨維詔鄧艾征蜀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緜竹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一曰緜竹故城在縣東緜灕五十里諸葛瞻於此戰敗又曰鄧艾平蜀京觀在緜竹縣北三十三里艾以景元四年征蜀大破諸葛瞻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初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目而反進屯緜竹埋人脚而戰父子死焉斬瞻傳首蜀志諸葛瞻傳艾遺書誘瞻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長子尚與瞻俱沒

注引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進軍雒
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縣劉禪降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
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蜀志後主傳
注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又漢
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
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
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
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流涕者又王隱蜀
記曰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
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
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天子命晉公以相國
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表
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

長安魏志三少帝紀作正月甲子在乙丑前一日世說德行篇注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瑯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徵爲相國司馬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錢大昕劉韜墓版跋尾曰軍司之名不見於晉志而紀傳屢見之文帝紀命山濤行軍司事義陽王望傳置太尉軍司一人南陽王模傳遣軍司謝班伐賈疋譙王承傳王敦詐稱北伐請承爲軍司傳祗傳祇爲行安西軍司汝南王亮傳舉軍司曹冏上言鄧度之砦出亮而出東海王越傳以尚書曹馥爲軍司謝玄傳時遣軍司鎮尉荒離劉肩傳爲平南軍司衛瓘傳以本官持節監鍾會鄧艾軍事行鎮西軍司李憙傳司馬伷爲盜北將軍以憙爲軍司羊祜傳嘗欲夜出軍司徐奇執戟當營門劉賓傳以本官行鎮南軍司王潛傳臣復與軍司張收等共入觀皓王戎傳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王衍傳以太尉爲太傳軍司蔡謨傳出謨爲太尉軍司金石錄晉光祿勳向凱碑嘗爲北中郎軍司是軍司國軍中要職山濤衛瓘李憙之軍司皆在魏朝則魏已有此官竊意軍司郎軍師晉時避諱改師爲司史并

魏之軍師亦追改之非魏時本制也案魏志徐邈傳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此魏時本作軍師之證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吳郡顧錄云拜爲軍師此尚存軍師本名而失改爲司字也互見義陽王望傳注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魏志鍾會傳注咸熙元年百官名曰邵悌字元伯陽平人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景辰帝至自長安案唐書高祖本紀襄公生昞是高祖之祖故丙字輒以景代三月己卯進帝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爲晉宣

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紀文在七月之下十月之上魏志三少帝紀作夏五月庚申相去數月不免乖舛三國志攷證二日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魏志云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里墻破賢繼難聽雖託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二讟人作典祠典書衛典禮各一人驍㨗騎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貢四十人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貢三十六人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貢二十八人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貢二十人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貢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令魏志無之此必當時奏議之文也案地理志有大國侯次國侯大國伯次國伯大國子次國子之別與此異

冬十月丁亥

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

吳志三嗣主傳曰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賫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臧榮緒晉書曰太祖遣徐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吳志三嗣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勳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遠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末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家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

以下並受之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違考古昔慶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喩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其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顧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案徐紹即徐劭孫郁即孫或本書孫楚傳誤作符劭孫郁荀勖傳云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勖所作是此書作者不止一人漢晉春秋所載則勖所作也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景午天子命中撫軍

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獻靈龜歸於相府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注云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出自此溪也又洄水注五世語

日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之案華陽記元年當爲二年之誤孟津大魚事無年月可攷附注於此

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吳志三嗣主傳注干寶晉紀曰陟阢璆既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末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主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咸義匈奴邊塞難羇之國君王懐之親在坐席此誠咸思遣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尙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書鈔九十三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羊祜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通鑑晉紀作乙亥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文選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注郭緣生述征記云北邙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則乾脯山諡曰文王類聚四十引張華晉文王諡議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

卒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跡劒銷氣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格一作恪）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羣書拾補日圖疑徒據漢書古今人表皆去殷歸周者拾補識語日啚案屬之爛餘）之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十七史商榷四十四日晉武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世祖當作太祖）靈關靜氛反難討賊終為弒君

晉書斠注卷二十